



◎「家」不是講理的地方◎

家 不是講理的地方.....黃家燕

*****一位為人父者，送給出嫁女兒的一根杖、一把傘*****

你生養他們、教育他們、你的責任已盡;而今，你給他們 最好的禮物，是一對翅膀。

_____美國專欄作家安·蘭登

幾乎沒有例外，任何一場婚禮，都有這個程序——家長致詞。

也幾乎沒有例外，任何一場婚禮，家長致詞都很簡短，簡得祇有幾句話，短得祇有數十秒。

其實，任何一個家長，當看見自己的孩子，從跨出孩童的第一步到走進結婚禮堂，這段漫長的行程，所付出的任何一點點、一絲絲、
一勺勺、豈是幾句話說得清，豈是數十秒數得盡。

因此;當我看見自己的孩子，緩緩地從地毯那端走近我時;當我看見他把結婚戒指套在他的終身伴侶手上時;和當我在結婚證書上蓋上我的印章時。剎那間，我的思潮起伏如浪濤之洶湧，一波一波，化作了 千言，聚成了萬語。堵在我的心中，鯁在我的喉頭。我告訴自己，這堵在心中鯁在喉頭、沒有說出來的千言萬語，才真正是我的家長致詞。

這些千言萬語的家長致詞，藏在我的心中已多年了，像埋在地底的礦石沒有挖掘，直到那天接到小雯的長途電話，說她要訂婚了，我才驀然驚覺，算算日子，隔不了多久，我不又要在她的婚禮上，繼她兩個哥哥之後，第三遍說祇有幾句話，祇有數十秒的家長致詞嗎？一想到這裡，我突然覺得有些好笑。而這笑，是帶幾分挪揄，幾分愴然的。

我放下電話，看看老伴，老伴對著鏡子淡淡的說:「你來看，我的白頭髮又多了，小雯也該結婚了。」

我數著老伴的白髮，數著數著，那些白髮竟像許多往事，我把這感覺告訴老伴，老伴說:「你就把妳的感覺寫出來吧 | 別忘了，我們沒有第四個孩子。」

我真的拿起筆，但千頭萬緒我寫那個孩子?寫那場婚禮?甚至代表那一方的家長致詞呢?老伴笑著說:「你就寫天下父母心，人間兒女情吧。」

是的，我祇是天底下一個最平凡的父親，我的孩子也祇是人世間最平庸的男女，我不敢奢求太多，祇盼望我的孩子們，步出結婚禮堂、踏上婚姻之途、走向人生之旅後，能滿懷感恩，一路平安。即使間有風雨，亦含在風雨之後，迎來一身金色的陽光。而我這不是在婚禮上的家長致詞，但願是他們風南中的一根杖、一把傘。

下面的話，就是我送給他們的杖和傘。

首先要告訴你們：**「家不是一個講理的地方。」**

這句話乍聽起來，很沒有道理，但千真萬確，這句話是真理、是至理。而且是多少夫婦、多少家庭，〔包括我在內〕用多少歲、多少辛酸、甚至積多少恩怨、多少愛恨、多少是非、多少錯對，在糾纏不清，難解難分的混亂中、梳理出來的一個最後結論。

據那些痛定思痛，幡然醒悟的過來人分析說，家庭與夫婦之間，認為需要論理時，基本上多是一方認為自己有理，對方沒有理，希望用自己的理，推翻對方的理。但不幸得很，一般人都用自己認為的方式，要對方接受。這一開始，就是兩條越走越遠的平行線，而不是越走越近的交會點。

幾乎是一個公式，開始時；你說妳的理，我說我的理，公說公有理、婆說婆有理。然後；從說理到論理；從論理到辯理、不理你，兩敗俱傷，難以收拾。即使這一次好不容易休兵，也積恨難消埋下了下一次戰爭的種子。

這還不打緊，還有可怕的是，雙方在「從爭理到鬧理」的演變過程中，另一個危機亦陪隨左右，任誰一閃神，便雙雙不自覺地，掉進了一個「比不說理更沒有理」的陷阱，那就是「算舊帳」。

算舊帳比爭道理更夾纏不清，遠到陳年往事，小到雞毛蒜皮，一筆一筆、一本一本，統統找出來，我算自己付出得多，你算對方給予得少。女的說這筆帳還欠，男的說那筆帳已償。一方堅持要討債，一方決心不賴帳。就這樣，舊帳、新帳、大帳、小帳、物質的帳、情感的帳、愈算愈多、愈算愈亂。

算到最後，竟然是一筆無法再算的胡塗帳，算到最後，一個成了負心的人，一個成了無情的郎。

似這般從說理到辯理、到不可理喻、到無理取鬧，可說是每下愈況。

似這般從爭理到算帳、到理非理、帳非帳，可說是荒謬的演進，為甚麼許多夫婦甘願每下愈況？為甚麼許多家庭選擇荒謬的演進呢？甚至為甚麼一次又一次，重複的犯錯而猶不自覺呢？那是因為許多夫婦不知道「家不是講理的地方，更不是算帳的地方」。

或問：那家是甚麼地方呢？許多專家、學者、作家都提出指導夫婦、家庭如何排難解紛的意見，我們記住他們任何一段話，也許都能把夫婦與家庭的關係改善，或錯失減少到最低程度。但是，我總覺得這些專家學者說得不夠透徹，總覺得還有甚麼更重要的沒有說出來。

直到有一天，我參加一位朋友小孩子的婚禮，名作家尼洛先生以證婚人的身分說：「家不是講理的地方，家是講愛的地方……」

當他講這兩句話的一瞬間。「愛」這個簡短的字，便一聲春雷響在我的心裡，我頓時領悟，那才是真正的答案。因此，那天證婚人致詞完畢，我鼓掌的聲音最大、最久。

是的，家是講愛的地方，家庭有了愛，讓愛隨時隨地充滿在家中每一個角落，吵架、算帳哪有容身之地。夫妻心中有了愛，那些雙方需要的參與、尊重、欣賞、肯定，以及遺忘、寬恕、體諒……無一不是應有盡有。哪會想到吵架、算帳？

而且，我還必須更認真的告訴你們，愛在家庭和夫妻之間，還有許多說不出的妙處。只要你們去體會、只要你們去觸及，它就永遠不會枯歇。有一句話說：「容顏會失色，愛不會衰老。」

其次，我要告訴你們：「**婚姻是個空盒子。**」

章孝嚴先生在一次座談會上談到婚姻，他引用了英國作家艾倫.彼得的一句話「婚姻是個空盒子。」

章先生說：「我贊成他的說法，很多人結婚時，對婚姻有許多期盼，期盼從中找到伴侶、慰藉、愛情、寧靜、快樂、健康的性生活等等。期盼有這麼多的好處，所以，人們走向紅毯，但婚姻事實上是個空盒子，裡面什麼都沒有。必須在裡面放東西，才能取得你要的東西……，你若不付出，一味掏取，即使有東西也很快就空了。」

最後引用彼得.遜的話結論說：「結婚的這一對，一定要養成一個習慣，去給、去愛、彼此侍奉、彼此讚賞。」

英國作家彼得遜和章孝嚴的話頗具新意，但可惜沒有進一步告訴我們，婚姻這個空盒子裡面，最好放些甚麼東西？或者最需要放些甚麼東西？

我久久思索這個問題，我試圖找到最好的答案。我終於發現，那是有千百個答案的仁智之見，你放的越多，就取的越多。既然是這樣，我就把我感觸最深的告訴你們，你們再把它放到婚姻盒子中去，然後，好好的經營、好好的保養。

有人說：家是一種思念。思念是一種使我們刻骨銘心的東西。你們就把它放進去吧！

思念就是你和對方兩者之間，有了肯定、有了情感，然後進而關懷，進而疼愛的一種情緒。

其實，在任何地方；不僅是父母、親人，就是陌生者，我們都會對他們思念。就拿家來說吧，相信都會有過這樣的體驗，天黑了、颱風了、下雨了，我們會想家，出差的時候、旅行的時候，我們也會想家、甚至高興的時候想回家大笑、悲傷的時候想回家痛哭。

有一次，我在一家有名的館子吃魚翅，但我卻突然思念回家進門時，從廚房裡飄出的辣椒香。就拿人來說吧，無論是親人、陌生人、我們都曾對他們有過焦灼難挨的思念，甚至你們的背影，也曾牢牢地繫綁著我和老伴的思念。

我想，思念是一種刻骨銘心的東西、以及刻骨銘心在婚姻中的份額，已隱然可見。但我還是願打個淺顯的比方。你們都放過風箏，不管風箏放得再遠、飛得再高，都繫之於你與風箏之間的那根線。如果線斷了，風箏便含隨風而逝。而思念就是那根線，想想看，思念斷了、還有那門子的婚姻？

婚姻的盒子，除了放進**思念**，再放生甚麼呢？我希望你們放進些「**藝術**」。

我說藝術，不是指你們的興趣或專長，我說的藝術，乃是包括生活的、**婚姻的「婚姻生活的藝術。」**

在美學上，藝術的定義是「藝術就是美的創造和表現」，也可以引申的說：「藝術是作者創造或塑造一種美，並表現其獨特的意念或的意義。」

我無意你們在理論上探求藝術本質，也不是要你們研究美。而祇是單純的，要你們根據藝術的定義，創造或塑造美，表現在婚姻裡。

還是拿些話例來詮釋吧。家庭中〔或人與人之間〕，常見的一種現象是「批評」。心理學家說：「批評的目的是希望對方改正錯失，或吸取教訓。但每個人都有自己確認的『自我形象』，為了維護良好的自我形象，往往有強烈的『自我肯定』願望。而批評不幸都是直接削弱了對方的『自我形象』，他內心自然自覺或不自覺極力加以排斥。」

如何能使批評收到效果而又不傷害對方，及損及相互間的感情呢？這就需要藝術，需要「批評的藝術」。

批評的藝術是：「批評應注意保證對方的自尊心和自我形象」；「有時候，批評不一定要採取正面指出的方式」；

「批評不要反反覆覆數說對方錯處，甚至對方認錯後。還是喋喋不休愈批評愈有勁」；

「記住表揚與批評永遠是一對孿生子，不要只批評而從不表揚。」

從批評的藝術，我想到說話藝術。我們說話的時候，尤其說自己很有道理的時候，秉持的多是「理直氣壯、義正辭嚴」。其實這個「壯」和這個「嚴」，稍不注意，往往會令人覺得咄咄逼人、或得理不饒人。

如果我們換成「理直氣和、義正辭婉」，那麼，理還在，但給人的感覺就平和圓緩多了。而「和」與「婉」就是說話的藝術。

從說話的婉，我也想到對人的「婉」，婉就是溫柔。我認為「溫柔」是婚姻中一種最高境界的藝術。

古書上有這樣的記載：說楚霸王項羽的愛姬虞姬性情溫柔，項羽走到那裏她陪到那裏，兩人休戚相共，從不分離。相傳力拔山兮的楚霸王身上的汗毛，像鋼針一樣的堅硬。但一見到虞姬卻軟似棉花。虞姬的溫柔是藝術。而「柔能克剛」，正是最高境界的藝術。

但不要誤會，我說的溫柔祇單指女人，其實，在婚姻生活中，溫柔也包括男人。

在心理學上，女人最希望的，就是一方面希望男人有男子的氣概，一方面也希望男人溫柔體貼，優雅文靜。

清代的章回小說野叟曝言，作者夏敏渠在介紹書中男主角文素臣有這樣的描寫：

「這人是錚錚鐵漢，落落奇才，吟遍江山，胸羅萬斗……說他不會風流，卻多情如宋玉……力能扛鼎，退然如不勝衣……」

作者心目中的男人就是面對敵人時，是力能扛鼎的錚錚鐵漢，充分發

揮男人的氣概。而面對男女私情時，卻又「多情如宋玉」「退然如不勝衣」，充分展現了溫柔的特質。

作者寫這本書時，是早在距離如今已二百多年的時候，那時候，女人在婚姻中沒有地位，那時候男人不需要對女人溫柔，但作者卻能體會男人應該具有溫柔，應該給予女人溫柔。念及此，現代的男人，無論如何也不能退為歷史的逆流吧！

在婚姻中，祇要你們去創造、去塑造，無處不可表達藝術，無事不可表現藝術。甚至生氣有藝術，吵架也有藝術。有一對夫婦，茹苦含辛養育了五六個孩子，其中之艱難;祇有他們自己最能體會。有一天，他們為了一件有關孩子的小事吵架，越吵越厲害，眼看不可收拾了，媽媽突然說:「等一下，我要去生孩子了。」這句話，就是吵架的藝術。

婚姻的盒子中，我祇講了放進「思念」，放進「藝術」其實，還有許多許多的東西，都可以放進去。